

蘇俄經濟與社會主義建設

呂律

壹 經濟是社會主義鬥爭的主要場所

在一百五十多年以前，社會主義像一個怪影一樣在歐洲游蕩。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列寧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十月革命」（其實是布爾塞維克奪取政權的陰謀政變）僥倖成功，社會主義就開始成為世界各地的一種威脅。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歐美政治領袖在政略上缺乏遠見和在戰略上一着的錯誤，以致社會主義在戰後從蘇俄一個國家的範圍擴大為一個陣營或一個體系，它的威脅也就日趨嚴重起來。

社會主義所以成為人類的威脅，是因為這個主義本質上具有排它的性質和獨佔的性質，它不是要使它的制度成為人類社會其他制度中的一個，而是要用暴力的手段使它的制度成為人類社會中惟一的一個制度，而其他制度必須一消滅。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足够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從何而來，這就是我們必須嚴肅的加以研究的課題。

當列寧鼓吹俄羅斯全國電氣化的時候，衆所週知，他爲了喚起全黨和全國一致重視和擁護這個計劃起見，還特別提出一個公式，就是：「蘇維埃加電氣化等於共產主義」。

蘇維埃，我們知道它是代表蘇俄的政治制度，電氣化則是代表蘇俄的經濟建設，兩者固然是共產主義的雙翼，缺一不可，但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它們所起的作用，却并不完全一樣。

要是根據馬列主義教條來說，蘇維埃是社會的上層建築，而經濟（電氣化）才是它的基礎，沒有經濟的基礎，蘇維埃自然是一付空架子，一點力量沒有，而社會主義如果把經濟的內容抽出來，也祇僅是一個不足爲害的空壳。

而已。

列寧對於政治和經濟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所作的說明，一方面指出政治決不是社會改造和發展的第一因素，社會制度的性質，從一種社會形式向另一種社會形式的過渡，以及階級的變化等等，這一切都是由經濟、由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決定的；另一方面強調政治和經濟在社會主義鬥爭的不同階段上不可等量齊觀，在無產階級為奪取和保衛政權的時候，是從政治的利益上出發來解決一切問題，在這個時候缺乏政治的態度，則無產階級就不能鞏固它的統治，便不可能解決生產任務；但是，自從無產階級的政權建立以後，共產黨和國家的活動中心，就要轉到經濟發展上面，在這個時候，經濟建設便成為社會主義鬥爭的主要場所。列寧說：「在這種情況下，具有首要意義的，不是政治，而是經濟。」

列寧一生，在他的著作和言論中不斷強調經濟對社會主義的重要性，譬如一九一七年九月在「災禍臨頭和防治之法」一本小冊中說：

「革命所已做到了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來說，在幾個月以內便趕上了先進國家，可是這還不够，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也在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

這幾句話，固然是說光是建立起政治制度是不夠的，如果不從經濟上着眼，仍不免於滅亡，必須趕上和超過先進國家才能立住腳，但是比這幾句話更爲明晰的，是列寧一九一八年四月廿八日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中所說的：「我們建立了蘇維埃形式的國家，但這祇是解決了困難任務的一小部份，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對產品的生產與分配上實行普及全國的最嚴格的統計與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在事實上社會化。」

政治與經濟的輕重之分，已由此可見。蘇維埃制度的建立祇佔困難的一小部份，而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如何解決這個困難問題，尤其是這個主要困難的解決與否對於社會主義的關係如何，列寧在這篇文章中進一步說：「我們務須要成為確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這一最困難任務的人。應該澈底想清楚：要有成效的實行管理，除了善於說服民眾以外，除了善於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以外，還須善於實際的進行組織工作。這是一個最困難的任務，因為這裏是要用新方法去組織千百萬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經濟基礎，而且因為祇有解決這個任務以後，才可以說，俄國不僅成爲蘇維埃共和國，而且成爲社會主義共和國了。」

列寧所指組織經濟基礎這個最困難的任務，史達林曾作過解釋，他說：「在蘇俄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在經濟上戰勝蘇俄資產階級。」此外，史達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大會上說：「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爲一個整體經濟，使農業服從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農產品交換的基礎上調整城鄉關係，堵死和消滅階級，首先是資本藉以產生的一切孔道，最後造成直接消滅階級的生產條件和分配條件。」

貳 從剝奪剝奪者開始

蘇俄的經濟建設，在最初一個時期——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分爲兩個方面：積極方面自然要爲蘇俄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消極方面要爲建設社會主義掃清道路，而根據「破壞就是建設」的原理，俄共的工作從消極方面，也就是從剝奪剝奪者開始。

所謂剝奪剝奪者的工作，就是剷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廢止生產資料與生產工具私有制，以及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這一方面的工作最重要的措施，有以下八點：

一、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實行銀行國有。在實行銀行國有時，即是把

一切銀行合併爲一個國家銀行由國家管理經營之後，就同時爲促進保險業國有化，即是把一切保險公司合併爲一，集中它們的活動，由國家加以監督管理創造了條件。

二、實行新迪加（即資本家經營的大規模的糖業、煤油業、煤業、冶金

業的公司）國有化。列寧認爲，不實行由國家壟斷工商業新迪加的步驟，不把這些新迪加收歸國有，而單把銀行收歸國有是不行的。

三、強迫實行新迪加化。此項措施是一種由國家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辦法，把一些小型工商業集中起來形成爲新迪加形式的工商業，這樣就可以到處使階級鬥爭組織起來，也就是爲階級鬥爭創造條件，通過階級鬥爭，加速促進資本主義的早亡。

四、廢除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連同一切建築物、農具及其他農業生產上的附屬物，均宣佈爲全體勞動者的財產。

五、實行工廠、礦山、鐵路和其他生產資料及運輸機關國有化。一切股份企業，概行宣佈爲國有財產，將一切股票交給國家銀行。各股份公司之董事、經理及一切股東必須繼續經營業務，執行關於工人監督的法令，每星期應將自己的活動情形報告當地蘇維埃。

六、實行工人監督制。在僱佣工人、職員五人和五人以上的一切工業、商業農業，施行工人監督一切產品和原料的生產、保存和買賣事宜的辦法。

七、實行強迫協作。此項措施之所以必要，據列寧說：第一、強迫全體居民聯合起來組織消費合作社，是爲了易於實行完備的消費監督；第二、要富人在合作社中無報償的執行勞動義務，充任書記等勞動；第三、祇有把一切消費品平均分配給居民，才能做到把戰爭的困難平均分擔；第四、實行真正由居民中貧苦階級監督的富人消費制。

八、所有國家內外公債一律宣佈作廢。

當然，俄共用剝奪剝奪者的手段爲社會主義創造條件的工作，除了上述的八大項之外，固然還有，不過當時的客觀事實告訴我們，列寧的黨在這一方面做得愈多愈積極，則爲其政權造成的困難與危機愈多愈嚴重，這種做法不但無補於國計民生，而且有使幼小的蘇維埃政權猝然夭折的可能。

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列寧於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的「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一文中可以得到證明，他說：「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於沒有澈底摧毀。因此，在日程上便提出反資產階級鬥爭的新的最高形式，由繼續剝奪資本家的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的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不能存在，也再不能產生的條件。很明顯的，這個任務是要高得不可測量，如不解決這個任務，那就

沒有社會主義。」

列寧所說的高得不可測量的任務，已經不是消極性質的工作了，而是如何提高全國的勞動生產率。但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這件事，並不是沒有條件的，列寧認為對此具有決定意義的，就是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上建立嚴格的全民統計和監督。列寧承認，從政權建立那一天起到他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止，過份偏重了消極性的工作，以致使組織無產階級統計和監督的工作落後於直接剝奪者的工作。因此，他說：「如果我們在現時，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繼續剝奪資本，那我們會遭到失敗……」「我們現在祇有用一切力量去組織統計和監督的工作，我們才能解決這個任務，才能彌補所沒有做到的事情，才能在反資本的戰役中獲得勝利。」

參 列寧的狡猾作法

列寧所一再強調的統計監督工作，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因忙於剝奪剝奪者，固然顧不到實行，遺憾的是，當他覺察到危險已到燃眉的程度，要減緩消極性的工作，轉頭來加強積極性的工作時，他發現客觀情勢已不允許他這樣做了。於是放棄戰時共產主義的幼稚做法，改行以退為進的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實行以後，雖然經濟上的危機逐漸解除了，但當時擺在俄共面前的問題是：或者能够排除私商，排除私人資本家並且學會經商，從而使蘇俄的社會主義化的工業和農民經濟結合起來，或者私人資本最後能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之間製造分裂而戰勝共黨。

「誰戰勝誰」的問題，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提出來的。

列寧要戰勝資本主義的武器有三，即：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實行全國電氣化，推行合作制。

一、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

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在共產黨人看來是天經地義，列寧反其道而行之，要從社會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此舉要招致黨內的反對，是可想而知的。

列寧一向對國家資本主義作比較高度的評價，不但在新經濟政策實行以

後，蘇俄的經濟結構複雜化，列寧稱為「經濟無政府狀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要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以圖挽救，即使在十月革命以前當他在寫「大難臨頭和防治之法」那本小冊子時，也提過這個問題。他寫道：「……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下面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必然實現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無非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就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

列寧分析當時蘇俄的社會經濟結構，包括五種成份，即：（一）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農民經濟；（二）小商品生產（這裏是指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三）私人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五）社會主義。在這五種成份中間，主要的鬥爭，不是國家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共同一致的既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為了克服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所造成對社會主義的威脅，所以列寧要使用他認為最有效的武器——國家資本主義。他的理由是：

第一、從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走向國家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都要經過同一的中間站，即所謂對產品生產和分配實行全民統計和監督；

第二、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無比的高於當時的蘇俄的經濟，

第三、國家資本主義裏面並沒有包含任何使蘇維埃政權感到可怕的東西，因為蘇維埃的國家是工人和貧民的國家。

因此，他認定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即使付出的代價比當時還大，也是值得的，因為在列寧看來，這是對工人有好處的，因為「消除混亂狀態、經濟破壞和鬆弛現象是無比重要的」，因為「繼續小私有者的無政府狀態」，就是最大的、最嚴重的，絕對會葬送蘇維埃政權的危險，而對國家資本主義所付出的，不僅不會葬送蘇維埃，反會使俄共通過這一條道路走向社會主義。工人階級一旦學會了怎樣根據國家資本主義原則來安排全國性的大生產組織，那時它就會掌握全付的王牌，而社會主義的鞏固就有了保證。

二、電氣化計劃

蘇俄的全國電氣化計劃，是列寧用以戰勝資本主義的第二件武器。這個計劃雖然不是列寧自己的著作，是在他的提示、領導、督促之下由一百八十多個專家集體擬訂的，但是一九二〇年二月二至七日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

常會通過的關於電氣化的議案，却是列寧所提出的，這個案的決議中說：

「除必須解決整頓運輸業、消除燃料危機和糧食危機、消滅瘟疫以及建立有紀律的勞動軍等方面最迫切最緊急最不容拖延的頭等重要任務以外，現今蘇維埃俄國初次有可能着手進行更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用科學方法制定並澈底實行國家整個國民經濟計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鑒於電氣化事業具有頭等重要意義……估計到電氣化對工業、農業、運輸業……等等的重大意義，特決定：責成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同農業人民委員部一起擬訂建立電力站網的計劃草案……。」

在上述全會以後，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於二月廿一日批准在電氣工業部之下成立一個「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該會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對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提出一份書面報告，即衆所週知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電氣化計劃」。

這個計劃預定在大約十年內完成，其中包括六個部份：（一）電氣化和國家經濟計劃；（二）燃料供應；（三）水力；（四）農業；（五）運輸業；（六）工業。此外，還附有各區域的工程大綱。

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對於這個計劃所作的決議中說：

列寧對於這個計劃的重視，除了他用「論統一的經濟計劃」的字樣作題目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個計劃外，並且強調「國家電氣化計劃」就是俄共的第二個黨綱，更加重的提出「蘇維埃加電氣化等於共產主義」的公式。

三、合作社計劃

國家電氣化計劃雖然是一個綜合性的經濟計劃，但是嚴格的說來它應稱為以工業（電力站網）建設為中心的統一計劃。列寧一九二一年六七月間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俄共的策略的報告提綱」中說：「社會主義唯一的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但是不能局限於這個一般原理。必須把這一原理具體化。適合最新技術水平並能改造農業的大工業就是全國電氣化。」又說：「我們必須再一次着重指出，大機

器工業是社會主義唯一可能的經濟基礎，誰忘記了這一點，誰就不是共產主義者。我們應當具體研究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像舊的社會主義理論家那樣提出問題，我們應當從實踐上提出問題。現代大工業意味着什麼呢？現代大工業意味着全俄電氣化。」

列寧對於改造農業，另有一個計劃，這就是他同資本主義作戰的第三件武器——合作社計劃。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寧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發言，他講到蘇維埃政權成立以來五年的總結時，表示「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這是他在全國面前所作的最後一次演說，這時他患有很重的病。列寧在病中曾寫過一些總結性的文章，並擬訂蘇俄用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方法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在這個計劃中，列寧提出他的主張，吸收農民參加建成社會主義事業的合作社計劃。

列寧認為，一般合作制，特別是農業合作制，是千百萬農民易於接受和瞭解的從狹小個體農莊過渡到大規模共耕制生產聯合，即過渡到集體農莊的道路。列寧指出，蘇俄農業的發展，應經過合作社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應經過逐漸把集體制原則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業生產方面的道路。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聯盟的條件下，在保證無產階級農民實行領導的條件下，在有社會主義工業存在的條件下，組織得正確而包括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生產合作制，就是可能用以在蘇俄建成社會主義的手段。

肆 史達林的鐵腕政策

列寧病故以後，他的繼承人史達林不但並未中斷列寧生前所實施的新經濟政策，尤其是這個政策中的主要環節——向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全國電氣化和合作社計劃，並且把列寧順勢利導緩進的作法變為急功冒進的作法。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俄共舉行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史達林代表俄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他把蘇俄在政治、尤其經濟方面增進的情況，無論是工業或農業在一個比較短促的時期內恢復起來，並且接近戰前的水準，加以渲染之後，他強調的說：「雖然有些成功，但不可以自滿，因為蘇俄仍然還是一個落後國家，農業的國家，農業產品在全部出產總量中佔三分之二，而工業却祇佔

三分之一。因此蘇俄面前擺着一個問題，就是必須把蘇俄變爲在經濟上不依賴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國。「他堅持這是必須做到的，而且認爲這是可以做到的，於是「爲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而鬥爭」、「爲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的任務，成爲俄共當時的基本任務。

一、國家工業化

蘇俄國家工業化的過程，就是俄羅斯全國電氣化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過程。

一、列寧親自領導擬訂的「俄羅斯國家電氣化計劃」，就是蘇俄最早的一個國家工業化計劃。根據這個計劃的規定，工業生產總值在十年至十五年內比一九一三年增加八〇%到一〇〇%。在同一時期要興建三〇座新的發電站，總發電量要達到一五〇萬瓩，這比一九一三年的發電能力要增加一〇倍。

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俄共舉行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蘇俄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一九二八—一九三二）計劃，這個計劃的基本任務，就是

史達林在「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一文中所說的：「要把我們這個技術落後，往往落後到中世紀程度的國家，移到新技術、現代技術軌道上來」；「要吧蘇俄由一個依賴於資本主義意旨的貧弱的農業國家，變爲毫不依賴於世界資本主義意旨而完全獨立的富強工業國家。」

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在這個計劃結束時，工業生產總產值要從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一八三億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三年的四三二億盧布；社會主義企業生產量在總生產量中所佔的比例，工業方面要達到百分之九二。

據宣佈這個計劃在四年三個月內提前完成，在四年多期間建設了一五〇個以上的新型企業。因爲這個計劃完成的結果，使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從一九二八年初的四八%提高到一九三二年末的七〇%，於是蘇俄從一個農業國變爲一個工業國，使蘇俄從一個國防力量薄弱的國家，變爲一個國防力量強大的強國的願望，宣佈基本上達到了。

三、一九三四年一月俄共舉行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通過蘇俄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一九三三—一九三七）計劃。這個計劃的基本任務是：「最終消滅資本主義成份和一般階級，完全消滅產生階級差別和剝削的根源，克

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毒，把國內全體勞動居民變成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覺的和積極的建設者」；完成全部國民經濟——工業、運輸業、農業——的技術改造。」

據宣佈：第二個五年計劃也是在四年三個月期間提前完成，蘇俄國民經濟的技術改造也基本上完成了。新開工的工廠達四、五〇〇個，百分之八〇以上的工業品，都是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所建成的或改建過的工廠生產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莫洛托夫在俄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報告說：「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本歷史任務已經完成了，——一切剝削者階級都已完全消滅了，那產生人剝削人的現象和劃分社會爲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種種原因，已被永遠剷除了。」「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已基本上在我國建成了。」莫洛托夫這段報告，是對蘇俄社會主義建設的整個成果而說的，不是單指工業化部份，其中也包括農業集體化。

二、農業集體化

關於蘇俄的農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應走什麼路線問題，不論列寧還是史達林都作了最充分的發揮。

列寧說過：「如果我們仍舊依靠小農莊來生活，那怕是以自由土地的自由公民資格來生活，也是不免要滅亡的。」又說：「如果農民經濟能夠更進一步發展下去，那就必須穩穩的保證更進一步的過渡，而這種更進一步的過渡就一定會要把最少利益、最落後、規模狹小、彼此分散的農莊逐漸聯合爲規模巨大的公共農莊。」——他的合作社計劃，就是爲此而提出的。

史達林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俄共中央全會上發表演說（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時說：「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無止境的、即過於長期的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立在規模最大的聯合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上和最分散、最落後的小商品生產農民經濟的基礎上。必須逐漸而又不斷的、堅定不移的把農業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轉到大生產的基礎上去，使它跟上社會主義工業。接着史達林甚且提出警告說：「或者我們解決這個任務，那麼我國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就有了保證；或者我們放棄這個任務，不解決這個任務，那麼回到資本主義去就成爲不可避免了。」

列寧和史達林把分散的農業轉變為集體經營的農業的問題看待得如此嚴重，其故何在？史達林曾具體的把它原因說了出來，他說：「……要記住：

如果說工業是主腦，那麼農業就是工業發展的基礎，因為農業是吸收工業品的市場，是原料和糧食的供應者，是為輸入設備以滿足國民經濟需要所必需的出口物資後備的來源。如果讓農業仍然處於技術十分落後的狀態中，如果不能保證工業有農業的基礎，不改造農業，不使農業跟上工業，那麼能不能把工業向前推進呢？不，不能。」由此，我們知道，蘇俄的農業集體化，雖然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要的一部，但是根據工業化的需要却不得不加速實現的，沒有農業集體化，則工業化的發展就要受到限制。

蘇俄的農業集體化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就已開始，那時曾成立了一批集體農莊，但是，俄共正式提出農業集體化的任務，是在俄共第十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而全盤的集體農莊化，則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的。

結果，蘇俄的農業集體化在史達林的鐵腕之下，經過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用農民鮮紅的血液灌溉成功。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一九三二年），據史達林報告，集體農莊已經把六〇%以上的農戶納入組織，而集體農莊擁有的耕地，佔耕地總面積的七〇%以上。到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時（一九三七年），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已達一、八五〇萬戶，即佔農戶總數的九三%，而集體農莊的耕地面積，以最主要的穀物面積為例，已佔總面積的九九%。所以俄共在黨史上說到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完成時稱「這是社會主義最大的勝利」。

「社會主義的最大勝利」，並不等於社會主義業已建成的最後勝利。當蘇俄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時，蘇俄的社會主義建設祇能算基本上完成了「剝奪剝奪者」的任務，最多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建設完成了量變，而距離質變還遠得很。

蘇俄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向質變過渡，叫出「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和「完成基本經濟任務」（即在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口號，却不料祇實行了三年多一點，即發生德蘇戰爭，這樣一來，不但把第三個五年計劃予以腰斬，而且把蘇俄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和第一個與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在西部、南部、中部在工業、農業、交通等方面的建設幾

乎全部摧毀。

戰後時期，蘇俄通過第四個和第五個五年計劃，除將戰時的損失恢復起來外，並且從第六個五年計劃起，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方面，特別注意國民經濟各部的電氣化、機械化、自動化和化學化。因為加強四化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縮短完成基本經濟的任務，可以加速消滅城市與鄉村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本質上的差別，這樣，可以加速建成社會主義的過程。

雖然說到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召開時，蘇俄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四化」工作並沒有完全做到，譬如：工業部門中的電氣化、機械化做到了，自動化並未完全做到，在某些企業中主要的生產過程已經自動化了，而輔助過程的自動化尚未做到；農業部門不論電氣化、機械化、自動化、化學化，都祇做到局部，而未普遍化；交通部門，以鐵路而論，大部份電氣化了，尚有若干鐵路的電氣化工作未輪到，鐵路設備的自動化亦未全部做到。然而，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却在通過的新綱領中寫道「……社會主義在蘇俄完全的和最終的勝利了」。

俄共過早的宣布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後勝利，在理論上說雖然有些勉強，但是，我們祇要不忘記史達林「關於蘇俄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致答坡柯夫的一封信中所說：「蘇俄本身在工人階級與農民結成聯盟的基礎上，也能澈底打敗國內的資本家，也能建成社會主義，但是要保障不受國際資本的侵略，單靠蘇俄一個國家，是不可能的，沒有西方工人的援助，蘇俄就未必抗得住包圍着蘇俄的敵人。」因此，他說：「祇有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力量，或者至少是歐洲主要國家工人階級的力量，才能最後制服國際資本，在這方面沒有歐洲幾個國家革命的勝利是不行的，沒有這一點，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是不可能的。」

史達林所說的「……歐洲幾個國家革命的勝利」，這就是蘇俄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與形勢，在中歐和巴爾幹半島上所建立的八個傀儡附庸政權。因為這些政權的建立與鞏固，蘇俄的西部、西北部與西南部邊境上的安全有了保障，社會主義從一個國家的範圍擴大為一個體系，不虞國際資本的侵略，所以俄共第二十二屆代表大會通過的新綱領宣布「社會主義在蘇俄已完全的和最後的勝利了。」

綜上所述，我們得到一個極為簡單的結論：社會主義體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經濟社會主義就談不到有力量，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而建成社會主義則體現在對外侵略和擴張上，如果不是為了對外侵略和擴張，社會主義建設豈不等於無的放矢。